



春深 钱咸华

张謇“南不拜张，北不投李”考证

□丁涛

张謇在大魁天下之前，曾经担任淮军将领吴长庆的幕僚达八年之久。

在这八年中，张謇的才干得到了朝野士大夫的青睐。光绪十年（1884），吴长庆去世，张謇成为各地督抚竞相招揽的对象，但张謇厌倦了游幕生涯，决意通过科举考试改变人生命运，因此谢绝了督抚们的招揽。当时遂有“南不拜张，北不投李”的传言。

其中的“李”指时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，学术界并无异议，但“张”是指张树声还是张之洞，学术界则有不同论见。

张孝若认为“张”指两广总督张树声。他说：“光绪十年（1884）七月，张公树声在粤督任内，一面叫蔡提督庭请我父去，一面又致电李公转邀，其时李公自己也叫袁观察子九来请我父；我父当时都回谢没有去……当时我父曾有‘南不拜张，北不投李’的豪语。”（张孝若：《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》，中华书局1930年版，第47页）

章开沅则认为“张”指两广总督张之洞。他说：“两广总督张之洞委托专人延请入幕，并向北洋大臣推荐其聘用，张謇都婉言谢绝了。”注曰：“当时张謇有‘南不拜张，北不投李’的说法，提高了他的声望。”（章开沅：《张謇传》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42页）

鉴于以上二人在张謇研究领域都颇具影响，前者是张謇之子，后者则是张謇研究专家，故上述两说都常被后人引用。

那么，“张”究竟指张树声还是张之洞呢？

首先，看张树声和张之洞在1884年的履历。张树声，清末淮军将领，光绪五年（1879）至十年（1884）出任两广总督。

“会法越构兵，即以法人侵逼状上闻。逮北宁陷，自请解总督职专治军，报可。”（《清史稿》卷447，中华书局2020年版，第8393页）

中法战争爆发后，张树声将法国人侵略的情况上报朝廷，在北宁失陷后，自请解去总督职务而专管军务，得到朝廷允许。查《清史稿》，北宁失陷发生于光绪十年二月，故张树声请辞总督应在当年二三月间。

张之洞则在光绪十年（1884）由山西巡抚改任两广总督。据《张之洞年谱长编》，光绪十年（1884）四月廿八日，张之洞奉旨署理两广总督，闰五月十六日，抵达广州。（吴剑杰：《张之洞年谱长编》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117页）由上可见，光绪十年（1884），张树声和张之洞先后担任两广总督，因此二人皆在该年以两广总督的身份招揽张謇的可能。

其次，看张謇关于此事的论述。在光绪十年（1884）七月十八日的日记中，张謇云：“上孝达制府书，缘制府属庭督军门函促往粤故，以书婉谢之。”（《张謇全集》第8册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，第206页）

“孝达”是张之洞的字，“制府”是对总督的敬称。张謇于该日给张之洞上书，缘由是张之洞让广东陆路提督

蔡廷庭聘他到广东，但张謇委婉拒绝。通过《张謇日记》，可见“南不拜张”中的“张”应指张之洞。

从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张謇致张之洞的函电中，也可见此事之端倪。他说：“山西之辟，粤东之招，虽以事会不获陪左右贤俊之列，公所勤勤于吴武壮旧人之义，每用三叹以为难能。”（《张謇全集》第2册，第68页）

张謇在函电中指出，张之洞在任山西巡抚和两广总督时都招揽过他，但皆因事而未能前往。通过张謇函电，可再次印证“南不拜张”之“张”指张之洞。

综上，“南不拜张”之“张”是张之洞无疑。

那么，张孝若为何会误认为是张树声呢？笔者认为张孝若为其父立传以《啬公自订年谱》为纲。

关于此事，《年谱》中载：“粤督属蔡提督见招，并促即往，辞之。”后文续载：“闻张总督振轩卒于粤军防务。”（《张謇全集》第8册，第1003页）张謇在《年谱》中只是粗略记载“粤督属蔡提督见招”，未提及粤督的名姓，在后文中又接着说总督张树声（字振轩）病逝。

由于前后文内容连贯，故令张孝若误认为前文的粤督即是张树声。光绪十年（1884）恰是两广总督更替之年，且前后二位总督皆姓张，张孝若对此未加深究，故对“南不拜张”产生误解。

鉴于张謇与张孝若的父子关系，后来有些学者对此确信不疑，未加考证而以讹传讹。

灯下漫笔

卖瓷砖的女人

□孙同林

瓷砖店照例开在公路边上，地处交叉路口的一角。

瓷砖店的主人是个四十开外的女人。

女老板个子矮小，说话声音却高，办事风风火火的，一箱瓷砖，抱在胸前一提，就送上了货车，真能！

我是在家里建房装修时认识她的。因为这家瓷砖店离我们家不远，我毫无悬念地选择了它。

我对装修没一点经验，在瓷砖的选择上更是一片想法也没有。

女老板看我在店里转来转去，便走到我的身边，问道：“你需要的瓷砖是用在哪里的，是明间，还是房间？是厨房，还是卫生间？”我说：“这还有区别吗？”她笑道：“当然有了，堂屋里的瓷砖要大一些，这显得大气，色泽不能太暗。房间里的可以选小一点的，但要取暖色，可以选木纹的。卫生间的则要考虑清爽，光洁度高的，地面砖得注意防滑因素……”

她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长篇，让我有点惊讶，原来在装修选用瓷砖上居然有这么大的学问。

交谈中，我知道她的名字叫兰欣。这个名字很耳熟，感觉好像在哪个电视剧里听到过。

兰欣跟我介绍，什么品牌的瓷砖，大的小的什么规格的是什么价格，一件一件，和盘托出。就在我跟兰欣谈瓷砖的时候，忽然接到一个电话，是一个朋友打来的，说他有一个开瓷砖店的朋友，请他帮忙拉拉客户，知道我家准备装修呢。

我接电话的时候，兰欣就站在旁边，她听到我们说话便走开了。接完电话，因为碍于朋友的面子，我想先到朋友那儿看看再说。便跟兰欣谎说自己现在有点事，过天再说。兰欣笑道：“没事，你先忙。”

朋友的朋友瓷砖店面比兰欣的瓷砖店大得多，除了经营瓷砖，还有钢瓦等其他门类的建材。

店老板显得很热心，拿烟沏茶，但他的热心让人觉得不自然，有点过分的感觉。谈了一阵后，我特地在兰欣店里刚问过价的一种瓷砖提出来，问这种瓷砖什么价

格。瓷砖老板笑道：“您真内行，这是刚到的一种新款，这种瓷砖不仅瓷质好，而且砖边上起了一条线，增加了美感。您是朋友介绍来的，朋友的朋友，我们就是朋友了，如果买得多，只算您……怎么样？”

我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他报的数是兰欣店的两倍。哦，你再再说一遍。他接着又说了一遍，果然是两倍。

我们正谈着，一个客户在结算的时候跟店里的女主人争执起来。客户说是多算了钱，女主人又给他复算了一遍，仍然是那个数。

原来是客户没有将瓷砖的运费计算进去。运费？客户说，运费不是说好了含在货款中的吗？他的声音又高了起来。老板连忙走过去，说结账的事过了今天再说。

我在朋友的陪同下，又在店里转了一阵。我跟朋友说，我买瓷砖的事也过了今天再说吧。朋友听了有点怅然。

最后，我在兰欣的瓷砖店里订购了装修的所有瓷砖，她不仅送货上门，而且提供切割机和切割片等辅助材料，都是免费的。

在后来交往中，我发现，有的客户家少一两片瓷砖，兰欣都给人家送过去。结算时，从来不计这些小账。有人笑兰欣，你可是大小通吃呀，连一两片瓷砖的生意也做。兰欣说，生意没大小，重要的是要讲信用，要一视同仁。

我跟兰欣熟识以后，又说起当初在她店里谈生意的事。她说早就知道你们家要装修了，那一片都在拆建呢。我说既然知道了，你怎么不主动联系，也拉拉客户？

她笑笑：“做生意不靠推销，不靠说得好看。你来就来，拉你的生意不香。怎么样，你不是还是来了。”

我说：“我这图的是靠近、方便。”兰欣笑道：“还有我这人诚实。有一说一，不同于人家把一说成二。”又说：“你上次在我这儿谈生意，突然接电话，说你有事，以为我不知道呀？人家想拉你呗。”

兰欣很聪明，她什么都懂，只是不太会说好听的话，但我还是喜欢她这样直性子的人，因为她有一颗真诚、体谅人的心。

芬芳一叶

两株紫藤

□黄正平

进入春天，到紫藤开花的4月20日左右，追逐花期香氛的时尚达人，一拨拨簇拥着去到南通博物苑内的濠南别业，张謇曾经的居所，看紫藤花漫。

张謇培养了自己的规划建设师孙支厦，到荣获状元19年后，才在1903年建成外二内三（外面看起来两层，实际是局部三层）的住宅。地址就在濠南别业南岸，与其兄张謇的濠南别业隔河相望。据说，是仿慈禧太后在北京的畅观楼形制而建的，基本上每个房间都有西式壁炉，这样可免除南通冬日阴冷的不适。别业既是居所，也是他办公、会友的场所，今天仍能捕捉到他与中外友人在这里谈国事、论人生，叙新情旧谊，

述南通建设的踪影。

张謇一生酷爱绿化，任民国政府农商总长时确定了植树节，狼山脚下也实施了他的绿化规划，创办起植物园，至今已所成为城市森林。在他的居所前，他手植了两株紫藤。古老的百年紫藤，花开花落，年年不断。每当春来地暖，阳光普洒，紫藤会渐次盛开，大约一周时即已满树花团，恰如花样瀑布倾泻开来，引得中外游客驻足凝视，感叹花语花期，成为南通博物苑内一方盛景。

张謇虽然远行了，但他留给后人惊人的美丽时刻，年年岁岁不败。作为博物苑一部分的濠南别业，迎来了送往了许多嘉宾、贵客和游人。

心窗片羽

露珠，充满了生机活力，惹人喜爱。

古人对于韭菜，是非常敬重的。《诗经》说：“四之日其蚤，献羔祭韭”，“四之日”是初春二月的意思，初春二月里早早来行祭礼，献上的就是羔羊和春韭。

韭菜是春天的好，“春韭贵于肉，初香醉食客”，春天的韭菜品质最佳，蛋白质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C含量丰富。春天的韭菜，叶似翡翠，根如玉，秀美清丽，散发阵阵香气。韭菜适宜热炒和烧汤。韭菜炒鸡蛋是常见的搭配佳肴，将鸡蛋打破，搅拌，让蛋清和蛋黄充分交融，放油热炒出蛋花，立

即放韭菜，炒的时间不宜长，韭菜熟即起锅。趁热吃，鸡蛋和韭菜的香味扑鼻而来。

清明前后，又有一道韭菜的美味，有人喜欢螺蛳肉炒韭菜。韭菜油绿，螺蛳肉黑中带白，夹杂其间，吃到嘴里，韭菜吸收了螺蛳肉的荤气，螺蛳肉沾满了韭菜的清香。比起韭菜炒鸡蛋，又多了些咀嚼和回味。

韭菜是不怕剪或割的，只要种一次，就可以割了又长，长了再割，而且越割越旺。韭菜的这种不惧打击的顽强品性，让我对它充满敬意，我每吃一次韭菜，也盼自己能增添坚强。

春韭

□刘伯毅

“夜雨剪春韭，新炊间黄粱”，一千多年前，诗人杜甫满怀喜悦把几行韭菜写进诗里，春韭作为春雨里鲜活的形象，就一直流传了下来，惹人喜爱。

春韭外形很清秀，一根一根的，很整齐地长在地里，像一首首对仗工整、韵律匀称的五言律诗。它在早春二月乍暖还寒时，就把自己的精气神展露出来了。此时，春韭挺过了霜煎冰冻，熬过了严寒酷暑，率先闻到了春的气息，沐浴了春的阳光，在春风的吹拂下，一扫冬天疲弱耷拉的委顿，兴奋起来了。茎秆直立了，叶子展开了，头颈向上，有时叶上还沾着一串晶莹的

玉兰一瓣